

将军有喜

沙子 著

下



征西女将军与京城第一纨绔的倾城之恋！

深宅大院勾心斗角，皇位争夺惊心动魄
转世将军敢爱敢恨，纨绔公子情意绵绵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将军有喜

沙子
著

| 下 |



中国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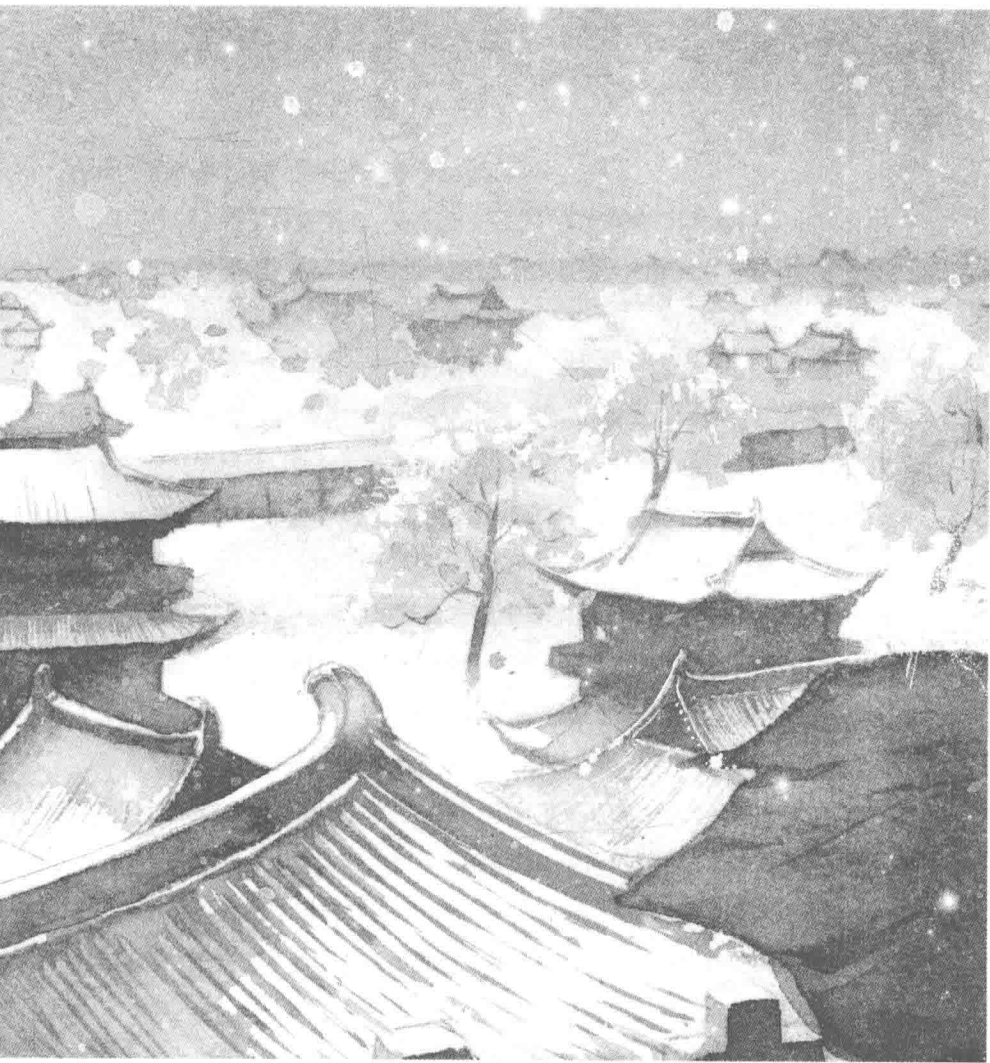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目 录

001_	第一章 文门结义
031_	第二章 红粉陷阱
061_	第三章 劲敌归来
091_	第四章 云起狂凰
123_	第五章 冤家聚首
153_	第六章 一见成殇
187_	第七章 世家博弈
219_	第八章 情之劫难
253_	第九章 天家贵胄
285_	第十章 绝地截杀



第二章

文
门
结
义

01 素笺

文家几个兄弟知道爹爹心头的痛意实在是难以消散，可是外面的方玉该如何打发？文毓晓得五弟的意思，便缓缓劝慰道：“父亲，如今方玉是瑞王殿下身边的人，这样跪在咱们文家的门前怕是不妥当啊！”

“是啊！父亲，”文抒顿了顿道，“如今，方玉虽然被方家赶出了家族，可是近来听闻方家长公子做事不妥且失宜得很，方家的族长和那些宗老们已经给方相这边递话，想请方相松了口将二公子重新召回方家。”

文闵心头难过，但是被三个儿子这样一通敲打顿时打了一激灵，方家二公子跪在自己的门前确实不妥至极。文家虽然也是清流之家但是远没有方家的实力雄厚，若是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方家不妥当得很。

正在文家人犹豫不决之时，花厅外面文渊的小厮疾步走了进来，手中紧握着一道素笺，随后用双手将其捧着递给了文渊。

“五爷！”

“这是什么？”文渊眉头蹙了起来。

“是太子爷派人送来的。”

文渊眼神一闪忙接在手中，文闵等人具是颇感诧异，自从文渊作为太子伴读成了太子的幕僚后，文家人已经将宝压在了太子殿下这边。

太子殿下素来与凌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送来一封信，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状况？

“太子殿下派来的人呢？”

“回五爷，在门房处吃茶等回话呢！”

“你封了银子打赏下去，好好送出去。”文渊吩咐下人道。

“老五，这是……”文闵虽然带着几分读书人的固执，但心中不免揣测，太子殿下在这个时候送来素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文渊忙打开素笺，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老五，说了什么？”文毓忙问道，整个文家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文渊。在文家，文渊的年纪虽然最小但却是最有计谋的一个，因此深受家族器重。

文渊将素笺传给了父亲文闵缓缓说道：“太子的意思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文闵顿时瘫坐在了椅子上，谁都晓得太子殿下这句话的分量，若是文家再执迷不悟的话，岂不是惹太子殿下不悦？

“这……这殿下几时对凌家人上了心？”文闵愤愤不平，却又痛苦万分。

文渊看着花厅中的其他人缓缓道：“有件事情我想同父亲和几位兄长说道说道。”

文闵一摆手，将其他的文家本家子弟，还有文家府上的门客等具遣了出去。

整个花厅只剩下了文家父子四人，文渊此时脸上凝重异常，他冲文闵等人缓缓道：“前些日子宫里头的皇后娘娘命人将一件事情压了下去，否则会给太子殿下带来一些麻烦。”

文闵抬眸看着自己的小儿子道：“说下去。”

文渊于是道：“那件事情只有凌家人和太子府里头的几个人紧要人知道，整件事情是，上一回听闻这个凌霜中了剧毒并昏迷不醒，太子殿下居然亲自到了凌家，闯进凌家内堂，差点将凌霜这个女子抱走。”

文渊说到此处便再不多话，文闵几个人却是大吃一惊。堂堂太子殿下居然闯进人家后宅，难不成这凌霜……

几个人的神情凝重到了极致，联系到今天太子殿下这封莫名其妙的素笺，一切便昭然若揭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太子殿下也不是那种好色之徒，偏偏对一个泼辣女人这

般放不下，这若是日后有什么勾连，文家人便是真的惹上大麻烦了。

“罢了！请那个女人进来吧！”文闵无力地摆了摆手，自己女儿的这口怨气若是同整个文家的生死存亡比较起来，还真的算不了什么。

跪在门外的凌霜几乎整个人被方玉源源不断的内力裹挟着，她心头暗道：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得没边没沿。不知道练了什么神秘功夫，真气绵长、内力浑厚到可以这样用。

此时文家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凌霜不禁抬眸看去，只见文毓同文家老五文渊缓缓走了出来。

她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进了肚子里，文家两兄弟虽然略有些尴尬但礼数还是不缺的，冲凌霜和方玉行礼道：“家父请二位进去！”

凌霜心头一喜忙要站起来，虽然自己是练武之人到底在雪地中跪了这么久，膝盖处一阵酸痛居然没有力气站起来。

正自难堪之际不想整个身子落进了方玉的宽大怀抱。

“方玉！放我下来！”凌霜脸一红，这可是在文家，不是他们住的松林堂。

“闭嘴！放你下来你能走吗？”说实在的，方玉对凌霜这样笼络文家实在是看不上眼，不过这丫头也是个死心眼儿的家伙，看中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

文家兄弟尴尬地看着方玉抱着凌霜大步迈进了文家的门槛，不禁一阵阵头痛，这个方玉行事风格诡异，放浪形骸，果然与众不同得很。

文闵也没想到凌霜是被人抱进来的，不禁瞪大了眸子。方玉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一迈进文家的花厅便冷着脸道：“准备两个汤婆子来！快着点！”

文家的丫鬟婆子被方玉冷冽的桃花眸狠狠一瞪不由自主地下去准备去了。方玉将凌霜放在花厅的椅子上，除去了她外面已经沾了雪的披风，他又命人取一件干净披风，将披风拿在手中半蹲在凌霜的面前，将凌霜的两条腿用披风紧紧裹住，同时又将丫鬟取来的热乎乎的汤婆子也一并放在她的手心里这才站了起来。

文家上下倒是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他们看着方玉俊美的脸上满是关切，暗想此人照顾起人来绝对不含糊。

一时间花厅中有些诡异的宁静，凌霜真的是败给方玉了，她冲着文闵忙要

站起来行礼却不想被方玉狠狠按住。

“方大人，贱内的腿之前在战场上受过伤，如今独独跪了四个时辰，想必旧伤已经发作。”

文渊到底是个伶俐的忙接话道：“既然凌将军这腿受过伤那些虚礼就免了吧，家父是不会怪罪的，来人，给凌将军和方公子准备姜汤！”

方玉将视线移到了文渊清雅俊逸的脸上，暗道这只小狐狸倒是活泛一些。

02 诚意

文闵当然也不能让凌霜行礼，只是脸色却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冷冷地坐在了正中的位置上。文家的几个兄弟也一并坐了下来，感觉如临大敌一般。

凌霜不禁暗自好笑，喝下了丫鬟端来的姜汤，不一会儿身子便暖和了一些。她的腿是受过伤，可还没有到方玉说的那般娇气的地步，她终归是不顾方玉能杀人的眼神，从椅子边缓缓站了起来走到文闵面前道：“父亲在上，请受小女凌霜一拜！”

文闵顿时慌了手脚，原以为这个凌霜跪在文家的门口是为了让文家人难堪的，没想到凌霜居然是来真的。

“你……这……不必如此。”文闵虽是文人出身，但一时间居然被这种违背礼法、不合常规的举动给吓住了。

“父亲若是不允，女儿便只能长跪不起了！”凌霜凤眸中的歉意和真诚倒是令文家几兄弟颇感触动。

文渊看了一眼凌霜和她身边几乎能用眼神冻死人的方玉，清了清嗓子缓缓道：“父亲，人死不能复生。如今，姐姐已经去了，娘亲也是卧病在床。儿子们毕竟不同于女儿，不能开解一二长守内堂，不若就认下吧？”

方玉再一次将视线投向了文渊，这个便宜小舅子甚好，以后倒是可以对他提点一二。

文闵叹了口气道：“罢了！难得你这么有心！起来吧！只是……只是……”

“父亲的意思霜儿晓得的，霜儿一会儿去后堂拜见母亲的时候不会吓着母亲的。”凌霜赶紧站了起来顺着杆子爬了上去，忙命跟进来的嫣红将马车上的东西一样样取了下来。

她拿出了前朝珍贵古画，一大盒上好的玉墨，几支玲珑阁的正宗狼毫，轻轻放在了桌子上款款笑道：“这些是女儿的一点心意，请父亲笑纳。这些文房笔墨也请大哥、三哥和五弟用着试试，权当个物件把玩。”

方玉唇角抽了抽，这丫头脸皮倒是比自己还厚实一点儿，人家也只是答应了一声，她倒是哥哥弟弟亲热到了这种程度，怎么没见过对自己这么上心呢？这些古画还有文房笔墨那可都是千金难求的上品，昨晚这丫头定是让顾啸云一夜未睡给她弄来的吧。

文家的几个兄弟一看凌霜这般形容倒也不好意思起来，文闵忙命人取来了一个大拇指大小的红宝石送到了凌霜的面前。

“这些东西给凌……霜儿润色添妆用吧！”文闵还是不适应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便宜女儿，差点喊得闪了自己的舌头。

凌霜拿着一盒冬虫夏草道：“女儿这便去后堂给母亲请安！夫君陪父亲暂且坐坐！”

方玉唇角吊了下来，若不是看在凌霜的面子上，他才懒得搭理文家这样的酸腐人家。待凌霜随着丫鬟婆子去了后堂，他脸上的神色到底是清冷了几分缓缓看着文闵道：“按理说我也该称呼文大人一声父亲的。”

文闵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这个他还真不敢当，人家的父亲可是堂堂当朝宰相方修文。

“方公子不必多礼。”他忙说道。

方玉眉眼微垂缓缓道：“凌家长公子凌风的这件事情霜儿已经尽力了，如今文家也认了她做闺女，所以凌家大嫂文氏的尸骨不知道能不能由在下带回去呢？”

文闵脸色一垮，到底还是带着几分恨，不过这几分恨意倒也是消散了不少，他随即无力地点了点头。

方玉继续道：“文大人放心，凌家一定会将这件事情办妥当的，丧葬仪式都是按照爵位来的，一点也不会马虎。”

文闵点了点头，其实又能怎么样？虽然自己的女儿是因为凌家而亡，可毕竟凌家也死了一个儿子，甚至还连累了凌国公。如今凌霜这样做已经将里子和面子都给了文家，他再不见好就收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个方玉看着也不是善茬。

方玉同文家父子几个商量文氏的尸骨归还凌家一事的同时，凌霜随着丫鬟婆子到了后院文夫人住着的院子。

文家的房子虽然修的不是很气派但看起来却很是干净整洁。凌霜迈步走进了文夫人的院落，一溜青石地面，上面的雪也是时落时扫，整个院子干净得很。

四周的丫鬟婆子们早就晓得了凌霜认老爷为父的消息，都好奇地偷偷打量着这个半道得来的便宜二小姐，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主子，还是客人？

门口守着的王嬷嬷是文夫人身边的老人了，看到凌霜后脸色倒也不怎么好看，暗想若不是凌家拖累，自家大小姐也不会死。

“凌小姐，”王嬷嬷抬手拦着凌霜言语不客气道，“夫人身子不适不想见外客。”

凌霜一顿，凤眸中倒是越发温婉了几分。她又不是来给文家后宅立规矩的，范不着为了一个老奴得罪了文夫人，况且如今文夫人说不定恨她们凌家人恨得牙痒痒呢。

“不知道母亲病好些了吗？”凌霜直接厚着脸皮上了，将手里的冬春夏草顺势塞到了王嬷嬷的手中。

母亲？王嬷嬷一愣神，莫非老爷已经认下了凌霜这个女儿？她正愣怔中，凌霜却轻轻将她推开走了进去。

暖阁内烧着热烘烘的地龙，到处是呛鼻的药味。榻上躺着的文夫人看到凌霜走进来后，脸色猛地一变，咳嗽了起来。

王嬷嬷忙走了进来将手中的东西随意放在一边，刚要拿起水给文夫人喝，却不想凌霜手疾眼快早将盛着水的瓷盏端了过去。

“母亲，好些了吗？”凌霜亲自将文夫人扶着靠在自己的怀里，端起水小心翼翼喂了进去，这下子连文夫人都诧异万分。一边的王嬷嬷见凌霜以堂堂凌家大小姐的身份却做着下人的事，并且伺候得无微不至，不禁心头叹了口气。

“你……你回去吧！下了雪，若是晚了不好走！”文夫人说罢冷冷地别过

脸，不想看凌霜一眼。她虽然心头有恨，可是看着凌霜却恨不起来。

凌霜也知道个尺度，今天先做到这里，来日方长她就不信撬不开文夫人的心。文夫人的相貌同大嫂文氏几乎一模一样，清秀的眉眼，温婉的眼眸，还有从心底散出来的那股子善良是改变不了的。

她对文家人倒是挺有好感，自己做了征西大将军无暇顾及凌家，在外征战断断续续有十年光景。除了她弄回来的那点供奉，凌家若不是有文夫人偷偷帮衬着，自己的老祖母怕是早喝西北风去了。

03 道歉

做人不知恩图报那就是畜生，凌霜一直信奉这个原则，故而对文夫人的冷淡丝毫不以为意。她轻轻将文夫人的被角掖了掖起身道：“母亲休息，明日霜儿再看望母亲！”

文夫人到底是存着几分隔阂也没有应一声，凌霜只得离开了轩阁，又同前厅的文家父子商定了接文氏尸骨回凌府的时间。

她同方玉坐着马车回到凌府的时候，天色已经向晚，连雪也停了下来。

凌冰一直守在门口，当看到凌霜走进来，他突然从椅子上摔落下来整个人跪在了凌霜面前。

“二哥！你这是要我折寿吗？”凌霜一把将凌冰从地面上拽了起来。

凌冰被凌霜扶着坐回到了椅子上，两只手却死死地握成了拳头狠狠捶打着自己的腿：“我这样的废物还不如去死！”

他实在是羞愧万分，脸上的泪再也抑制不住了。今天他看到了凌霜跪在风雪中的一幕，真是万箭钻心的痛，自己这样一副残破的身子不知道何时能好？

方玉看着凌家兄妹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缓缓冲凌冰道：“二哥你若是死了，便是更对不起霜儿了。她这十年的搏命到底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凌家？二哥若是心疼霜儿便应该振作起来而不是寻死觅活，像个男人一样真正站起来扛起这个家才是正道。二哥，我方玉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你也好好想想。还有，你虽然

中了依月的奇毒，但也不是说没有治好的希望。叶南已经与顾楼主去寻找解药了，想来不久的将来你会站起来的。霜儿，我们去看看祖母！”

方玉说罢绕过已经呆了的凌冰径直向里面走去。凌冰这样的人，以前骄傲惯了的，想要让他重新找回自信还需要狠狠刺激一下才管用。

凌霜凤眸中掠过一抹责怪，但是看到二哥似乎并没有生方玉的气，心头顿时松快了些。

“二哥，好好养身子，叶南可是很厉害的神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她解不了的毒，治不了的病。”

凌冰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是多么的可笑。方玉骂得对，自己不能再这么自私地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今大哥不在了，儿子凌云还小，自己必须要撑起这个家了。

凌霜同方玉去了松鹤堂请安，凌老夫人一听文家人愿意将文氏的尸骨归还回来安葬，严重的病情倒是好了几许。

凌霜同老夫人也大概说了一下自己认文闵为义父之举，凌老夫人点头认同，文家只有一个女儿，这样做倒也全了两家人的脸面。

当然凌霜才不会傻到将自己在雪地中跪了四个时辰的事情说出来，若是那样依着凌老夫人护犊子的脾性非拄着拐杖同文家拼了不可。

等凌霜与方玉用过饭回到松林堂的时候已经到了掌灯时分，这一天折腾让凌霜几乎散了骨架。于是，走进轩阁的门，草草泡了一个澡，换上中衣，她便将自己扔在了床榻上。

“霜儿。”方玉拿着膏药走了进来，将她的裙摆掀了起来，见膝盖果然红肿得厉害，方玉的桃花眸中顿时掠过一抹寒意。

凌霜看着他清冷的面孔知道他今天真的很生气，心头不禁有些打鼓。只是原本以为的滔天怒火却没有等到，方玉将膏药涂抹完毕后，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转身离开了。

“方玉！”凌霜觉得这样的方玉很不对劲。

方玉顿了顿脚步，却头也没有回地离开了。

凌霜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膝盖上的药效发生了作用，腿上虽然感觉热乎

乎的舒服，可是心头却是更加忐忑。

她忙起身披了一件锦缎披风走到了东次间，案几上的宫灯还亮着，方玉颀长的身影静静立在窗户边一动不动。

凌霜心虚地抿了抿唇走到了他身后，小心翼翼拉了拉他宽大的素色衣袖，却被方玉不露痕迹地扯开。

“夜深了，别闹了，回去休息！”方玉脸上的冰冷之色让凌霜彻底害怕了，这家伙今天看来是真的动怒了。

以往他再怎么生气也顶多是讽刺挖苦几句，再不济便将她放倒打屁股，可是如今她真的不习惯他这样的冷漠。

“方玉，我……我下次不会了，不会这样虐待自己了。”

“凌家大小姐能屈能伸，小生实在佩服得很，今后若是还遇到这样的事情，凌大小姐可以接着虐，关我方玉什么事情？总之，你是存着心思要与我和离，半年之后我与你形同陌路，你伤也罢，痛也罢，关我屁事！”

凌霜猛地抬眸，不敢相信这是方玉说出来的话，凤眸中竟然热辣辣的疼。是的，是她高估了自己，总是将方玉的关心当作是心安理得。

她不禁苦笑，自己从什么时候这么在意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了？人就是个不能惯着的生物，惯着惯着便惯出了毛病。原来也是自己想多了，方玉说的对，和离之后形同陌路也好。

“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凌霜转身便要离去，却不想身后更是一阵冷风骤起，随即背后传来一句阴森森的话。

“凌霜，我真想掐死你算了！”

凌霜身子一顿，一阵愉悦袭来，她猛地转身奔至方玉的身侧踮着脚尖在方玉咬牙切齿的脸上轻轻一啄，随即身子一扭跑了出去。

方玉脸上的表情纠结到了一处，宛若被五雷轰顶一样，这个混蛋女人刚刚做了什么？他摸着自己脸颊的手似乎带着几分颤抖。

“嗷呜”一声！方玉再也忍不住了，一个箭步甚至动用了盖世的轻功蹿到了隔壁的暖阁。

“方玉你干什么？老子要睡觉了！”

“小混蛋！你调戏了老子难道还不让老子再调戏回来！”

“喂！我只是吻了你的脸颊，你放开啊！不要吻这里，呜呜……我杀了你！”

“这里要吻，这里也要，这里还要，不行？不行这里也要给老子亲一下！”

“方玉！这几天要办大哥的丧事，你给我住手！”

“他娘的，天王老子死了，老子也不管了！老子今天一定要吃了你！啊！”

随着一声惨叫，一个身着白色锦袍，风华绝代的美男子被狠狠踹出了暖阁，滚落在了外面的雪地上。

04 丧葬

嫣红和姹紫捂着唇苦笑地看着可怜的姑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在门口求饶。

“霜儿，差不多就行了，给为夫个面子，让为夫进去吧！好不好？霜儿，你行行好！”

松林堂的丫鬟们倒是见惯不怪了，纷纷躲了起来，也不知道姑爷这是要闹到什么时候。

七天后，凌家的丧葬仪仗早早出了凌府排出了三四里远，除了京城的武将之家，还有很多文官家族也在沿途设置了祭棚，跟着排出了三四里远。文家人的影响力果然大多了。

除了凌家人的队伍，文家也派来了三个儿子赶到凌家帮忙。凌霜的担子瞬间轻了许多，加上方玉和文渊这两个人能力超群、应付得当，一路上倒也没出什么状况。只是方玉的脸色这几天暗沉至极，很符合这丧礼的氛围。

文渊看着方玉悲痛万分的样子，心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毕竟方玉能为自己家姐的丧礼做到这种程度，他是分外感激的。

“方公子，多谢了！”

方玉猛地转头，谢我个毛线？

他不动声色看着前方一身白衣素裹的凌霜暗自咬了咬牙道：“不用谢，分

内之事。”

文渊看着方玉的模样，心头一跳，忙躲开了些。

丧葬的队伍每经过一个十字路口，便有专职扬纸钱的将一叠碗口大小的铜钱状白色冥钞抛向空中，就像一条白练窜到空中。

“大小姐，”嫣红凑到了凌霜的身边，“依月的尸骨已经遵照大小姐的意思葬在了芸香庵的地道里了。”

凌霜凤眸中闪过一抹冷冽，微微点了点头。

她凌霜不是那种大度的女人，虽然害死她父亲、大哥的是宇文家族，但是依月却扮演了不光彩的帮凶角色。她要让她们的灵魂永远禁锢在地道中，不得解脱。

大哥，对不起了，这也是你将这一大家子人丢给我的惩罚。大嫂是个好女人，希望你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彼此扶持并互相珍惜。

凌霜看着前面并行的两只棺槨，一共六十四个杠夫在打香尺的指挥下缓缓前行，渐渐没入了远方的皑皑白雪中。

她凤眸微微眯了起来，一个凌家的旧时代彻底过去，新的时代会很快来临！

宇文家族，哼，老子等着你们！

京城一场雪接着一场雪地下着，初始人们还有心情闲闹赏雪，可是随着各地不断有遭了雪灾的饥民涌入京城近郊讨生活，形势变得严重了起来。

承平帝不得不下令赈灾，加上道路阻隔，京城中的粮价陡然上涨了起来，这更是增添几分惶急。

如今，凌霜将凌家绝大部分店铺的生意分给二哥管理，因为春闱在即，方玉被凌霜直接扔进了后面单独的小院子里温习那些四书五经。

“大小姐，这是咱们庄子上的收成，还有各家铺子的账本请大小姐过目。”钱管家站在轩阁屏风外面躬身候着，两个小厮将账本抬了进来对账。

“霜儿是在对账吗？”一袭浅色锦袍，腰间缀着勾玉的方玉负手立在轩阁的门口。

“老奴给姑爷请安！”钱管家忙躬身行礼，方玉微微点头走了进来。

“霜儿，腿怎么样了？那天在雪地里跪了那么久，痛不痛？”方玉款款走

过来，命身后的两个粗使丫头将一只烧着的双耳铜炭盆端了进来。

凌霜一阵诧异，却看到方玉亲自掀起锦袍的下摆蹲在了她的身边，将那炭盆放在了凌霜的脚下。他别出心裁地在炭盆上盖上一个戳着窟窿眼的盖子，将凌霜的脚轻轻放在炭盆上踩着，炭盆里的热气顺着窟窿沿着凌霜的脚底蔓延了上来。

凌霜的两条腿顿时服帖了起来，热乎乎的说不出受的用。

“方玉，你怎么想出来的，这法子实在是太好用了。”凌霜暗道自己之前怎么这么笨，没想到炭盆还可以这样用。

“你那双腿得好好保存着，我可不想到老的时候还伺候你。”方玉撇了撇嘴，桃花眸中却是宠溺万分的神情。

凌霜一愣，忙别开了视线，这人想的也太长久了吧。

一边看着的钱管家有些尴尬，像姑爷这样对老婆好的恐怕整个大燕朝都挑不出几个来，可是姑爷毕竟是个大男人，这样畏妻如虎似乎也不妥帖。

凌霜看了一眼钱管家，她哪里觉察不出下人们的心思，可是谁能知道方玉背着这些家伙对她可是下死手啊！到如今自己的屁股还痛着呢！说出去谁信，她堂堂大燕朝的征西大将军居然被夫君动不动打屁股教训一二，简直丢死人了，受了委屈又不能说。

想到此处，凌霜的凤眼飘向了坐在她身边捏着点心吃的很惬意的方玉缓缓道：“夫君，今儿的功课温习得怎么样了？文家正好下了帖子让我随着祖母和二嫂过去一趟，说是文家后院的梅花开得正浓，两家人聚在一处热闹一下。因为大哥的孝期没过，也没有外人，只是两家人坐坐而已。你正好可以去向义父和五弟参详一下春闱的相关事宜，毕竟五弟可是京城难得的少年状元郎，怎样？”

05 米价之战

方玉差点被一口点心呛死，他哀怨地看着凌霜道：“已经温习了很长时间的功课了，娘子，咱能不能说点别的，比如我带着你去云州府的雪山上玩儿

怎样？”

凌霜凤眸一挑，不动声色地看着方玉，心想：奶奶的，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要春闺高中狠狠打方家人的脸，还要让方修文亲自将他接回去的？

她唇角微翘刚要说什么，方玉却冲一边站着的钱管家笑问道：“钱管家，最近市面上粮食的价格怎么样？”

凌霜一愣这又是想起的哪一出？不过方玉每走一步都不是废棋，上一回方夫人将凌家坑得差点家破人亡，她若是不还回去实在是对不起凌家的列祖列宗。

钱管家忙躬身回禀道：“回姑爷的话，近来这雪下得邪性，本来上等米一斗二百钱，中等每斗一百二十钱，下等糙米八十五钱。如今因为道路不畅通，京城的米价已经大涨了，下等糙米也涨到了五百多钱，上等米除了咱们的米面铺子还有陈家的丰泰米铺存着点货，其他各家基本都卖光了。”

钱管家不禁脸上放光笑道：“这多亏了姑爷之前命小的们从江南低价购粮，这一番咱家的米面铺子已经赚了不少，姑爷要不最近不要卖再等等行情看看？”

方玉微微沉吟道：“不，全部低价出售！”

“姑爷？”钱管家猛地瞪大了眸子，如今京城的米面铺子几乎都不卖了，就等着粮价继续往上涨呢！像凌家的上等好米如今开价都在一两银子每斗呢！

“按我说的去办，还有在京城郊外设置四个粥棚赈灾。”

凌霜先是颇感诧异，随即想到了什么，抿唇一笑道：“钱管家，最近咱们凌家的绸缎铺子暂停一切丝绣活计，赶出一千套棉袍棉被，材质不要太好但是一定要厚实，一并送到城郊分给那些快要冻死的灾民。”

“大小姐？”钱管家彻底懵了。

“还有捐出五百两赈灾，记住这事一定要办得漂亮，最好能动静大一点，大到皇上也能晓得，明白了吗？”

钱管家彻底没了底气，尽管一万个不愿意还是垂首点了点头。

方玉转头看着凌霜笑道：“还是娘子晓得我的心思。”

凌霜白了他一眼：“赚银子的机会多的是，可是赚名声的机会很少。”

方玉将她的手轻轻握住：“霜儿还是比我厚道，我倒不是为了名声，我方